

解读



茅盾 经典

程光炜 主编



丛书主编

丛书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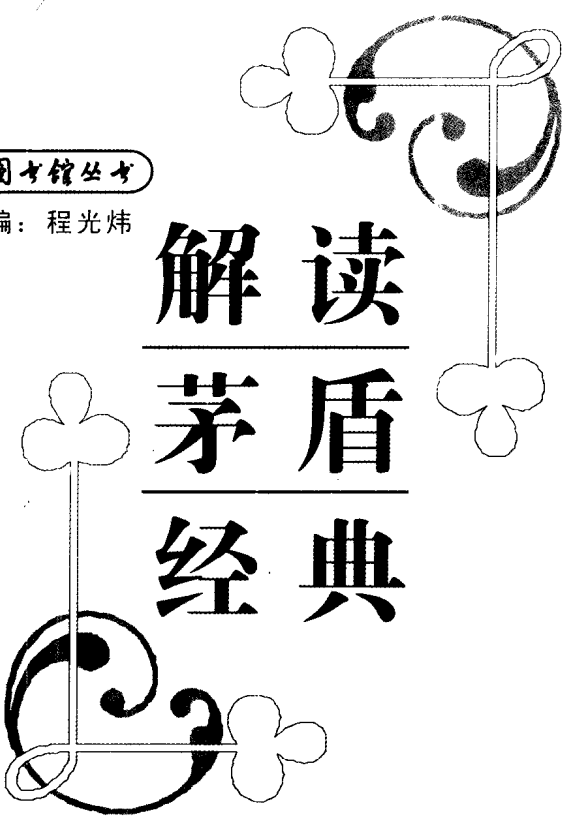
严家炎 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谢冕 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洪子诚 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
上海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著名专家学者
领衔编写

花山文艺出版社

青少年图书馆丛书

丛书主编：程光炜



解 读 茅 盾 经 典

主
撰

编：程光炜

稿：程光炜

王云霞

管 粟

康宋介

侯群雄

袁诗宁

姜 蓓

南思雁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解读茅盾经典/茅盾原著;程光炜主编.-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

(青少年图书馆丛书/程光炜主编)

ISBN 7-80673-346-9

I. 解... II. ①茅... ②程... III. 茅盾(1896~1982)-文学欣赏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9702 号

丛 书 名: 青少年图书馆丛书

书 名: 解读茅盾经典

原 著: 茅 盾

丛书主编: 程光炜

主 编: 程光炜

撰 稿: 程光炜 侯群雄 王云霞 袁诗宁

管 粟 姜 蓓 康宋介 南思雁

责任编辑: 阎 丽

责任校对: 李 鸥

美术编辑: 宋丕胜

封面设计: 天泽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 - mail: hswycbs@heinfo.net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08 千字

印 张: 8.375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346-9/I·208

定 价: 1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青少年图书馆丛书编委会

顾 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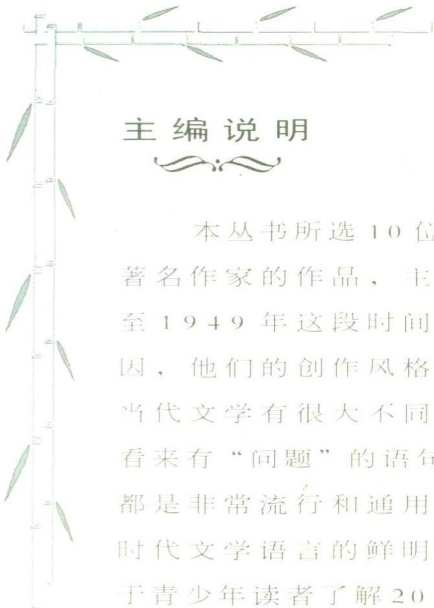
严家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谢 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洪子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 编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	----------	-------

编 委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孔庆东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旷新年	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刘 勇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吴义勤	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王兆胜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文学博士
王光东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硕士生导师
张 健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新颖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 编 说 明

本丛书所选 10 位中国现代文学著名作家的作品，主要发表在五四至 1949 年这段时间。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的创作风格和行文方式与当代文学有很大不同，很多在今天看来有“问题”的语句，在当时实际都是非常流行和通用的，带有那个时代文学语言的鲜明特征。为了便于青少年读者了解 20 至 40 年代文学的语言风格和个人文字魅力，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上述作家的作品忠实历史原貌，除对个别文字及标点符号作了变动外，其余均一仍其旧，未作修订和校注，特此说明。

程光炜

2003 年 9 月



总 序

程光炜

如果从 1917 年算起，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有了 85 年的历史。之所以人们习惯将 1917—1949 看做现代文学的“30 年”，是因为那是一个大家、名家辈出的时代，而这一群星灿烂的情景，在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并不多见。虽然，在“文学”和“历史”的天平上，重量是倾斜于“历史”的，文学无可置疑只是历史的一部分。然而，文学却用自己的方式展现历史宏大的场景及其丰富和充满矛盾的内涵，暴露出被时间掩埋的某些不便言传的细节，从而把历史的声音、形象储藏在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之中，变成一种特殊的民族记忆。所以，当历史远走之后，留给“今天”的，往往是一些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那些不会“远走”的作品。我想，这也许正是我们编选丛书的一个初衷。

丛书所选的 10 位作家，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不同时期的创作成就，他们各不相同的艺术风格，显示出这一时期文学极其丰富、多样的审美形态。由于“背景”、“地域”和“人生经历”等等的不同，他们的创作所存在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因为复杂的原因，文学史、包括读者对这些作家的“评价”与他们的实际成就并不一致，有些，甚至远离了他们创作的实际情况和史实。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后，许多作家的“位次”又出现了一些调整，他们的“身份”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但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因为，“当代人”总是按照

自己时代的价值取向和审美习惯来“挑选”作家的，他们的“文学接受”难免要打上“时代”的特殊印记。鉴于上述大的文化动向，进入我国中学课本的作家，在不同时期想必也会发生相似的“变动”和“调整”。比如，在5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郭沫若、朱自清、茅盾、巴金、老舍的作品占有较大的比重，鲁迅则是每书必选的作家之一。90年代后，这种格局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过去一直被忽视、甚至不曾露面的作家，例如沈从文、梁实秋、林语堂、张爱玲等人这时纷纷“登堂入室”，他们的作品不仅占去了“主流作家”长期占有的篇幅，而且愈益“抢眼”，开始拥有比较多的读者。当然，如上所说，这种情况是“时代”在另一情景下的又一“选择”，人们大可不必为之奇怪。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文学选本，都能对当时的读者，尤其是中学生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留下特殊的“文学记忆”。文学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候会起到别的书写形式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一事实，已经被几十年来我国中学教育的历史所证实。考虑到这一情况，各位编者力图避免过去那种“倾向性”的编撰习惯，尽量选入既代表一个作家最高成就，又反映出他们创作态度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的作品，无意再像以前那样“主观地”去影响、左右读者，而是给后者留下了更大、更宽阔的选择的空间，让他们按自己的眼光来挑选作家，欣赏作品。

80年代以来，我国的现代教育进入了繁荣的时期。更多的青年学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到大学深造的梦想。但是，由于“升学”、“就业”等社会问题带来的压力，中学教育中也出现了“本末倒置”的现象。高分低能，一定意义上降低了一代人的文化素质，而这种积重难返的现象，在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身上表现非常明显。从更长远的眼光看，它的“累积”，不仅将会极大地影响到大学阶段的教育质量，使民族的人文教育进入一个



“低谷”，而且其负面效应，也许是无法估价的。其实，现在不光不少理工科学生在文学知识、修养上近乎“文盲”，即使有些文科生、甚至中文系学生，四年之中没有通读过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离婚》等作品的，也不算是“新闻”。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急功近利的中学课堂教学的责任，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目前大学体制“非人文化”的状况有直接关系。说到底，高中课堂的语文教学实际是一种“文学教育”，“语文教学”在本义上，不单要求学生掌握基础性的、必要的“知识”，以便适应高考，还要求学生是一个有相当文学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的人。尤其是后者，某种程度上成为一所学校和老师的教学是否成功的一项重要标准。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这种“判断标准”与现实状况恰好相反，有些，甚至到了令人堪忧的程度。今天看来，上世纪初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对国民进行“美育”的思想的确是非常高瞻远瞩的一种识见，但显然，蔡先生所说的“美育”并不等于是“课堂教学”，它包括的范围，远远要比人们的理解更加广泛。因此，在我看来，所谓的“文学教育”是在课堂之外由学生自我完成的，它与“课堂”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要比课堂站得更高、也更远大和丰富。文学教育牵涉到学生本人的阅读、欣赏、选择等等一些方面，它是以广泛的文学阅读为基础的，是一个不断累积和储蓄的过程，只有在读了很多的作品之后，他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作家的创作个性，其精神世界和作品之间的复杂关联，从而才能对同类作家和一个时期文学的总体状况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体察和认识。“十年磨一剑”是一个现实比喻，然而，文学修养其实就是一个长期为之、坚持不懈的过程。同样道理，一个首先具备了深厚的文学修养的人，他才有可能在知识的竞争中始终处于较大的优势。

本丛书聘请了国内几位有声望的学者担任顾问，他们是：北

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严家炎先生、谢冕先生和洪子诚先生。各位编选者，都是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青年翘楚，如孔庆东、旷新年、刘勇、张健、张新颖、王兆胜、吴义勤、王光东等，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等一些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另外，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也参与了部分篇目赏析文章的撰写工作，他们的“加盟”，为本丛书增添了不少亮色。值得提到的是，各书作品篇目的选择、书前导言及赏析文章，反映了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水平，它们不光视野开阔，知识结构新颖，而且也注意在“作品赏析”之外，详细介绍作品产生的“背景”和其它相关知识，充分体现了当代性、青年性、知识性和新鲜活泼的编选风格。入选的篇目，有些已经与目前的中学语文课本相连接，有些作品很少见到，有些则超出了课本范围，力图使读者在掌握基本的知识之外，有一个比较开阔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视野，使他们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台阶上俯瞰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和发展历程。另外，在赏析文章的撰写上，我们要求做到艺术感好、叙述新颖、有较强的分析能力，要求文字上尽量贴近高中学生的欣赏口味，同时做一点适度的提升。要求它们好读、耐看，有吸引力，同时像一篇知识性的美文。如果说，读者与作品之间是一种交流的关系，那么编选者、赏析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应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的关系。相信通过这套丛书，广大青少年读者能和我们一起进入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当中，产生一种真正的心灵和艺术的对话。

最后，我特别要向几位担任顾问的学界前辈，向各位编选者和参与撰写工作的研究生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大地山河之间

程光炜

茅盾(1896—1981)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人。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因家境困难辍学,1916年进商务印书馆做编辑。茅盾最初是在文学评论和外国文学翻译上展露自己的才华的,1920年接编《小说月报》后,他发表了《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等大量批评文字和翻译作品。1921年,他与郑振铎、周作人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提出了“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鲜明主张。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在时代的动荡中,茅盾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曾在武汉、香港、桂林、新疆、延安和重庆等地留居,写下了诸多名噪一时的文学作品。茅盾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数几位由评论家兼翻译家转入创作、并获得成功的人之一。

茅盾是1927年开始小说创作的,他一出手,就显示了卓越的艺术才能和大家风范。五四时期,鲁迅创造了新文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但很长一段时间内,长篇小说领域一直没有成熟的作家出现,直到《蚀》三部曲和《虹》的问世,这种贫乏的局面才告结束。文学史家夏志清认为,茅盾的创作显示了“小说巨匠”的气象,标志着新文学长篇小说创作时代的到来(《中国现代小说史》)。著名学者钱理群等人也指出,他的小说注重题材和主题的时代性和重大性,自觉地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反映

出时代的全貌和作品史诗性的艺术品格（《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些评论，反映了人们对茅盾文学地位和艺术贡献的真实看法。从1931到1948的十七年间，他先后创作的长篇小说还有：《子夜》（1931）、《第一阶段的故事》（1939）、《腐蚀》（1941）、《霜叶红似二月花》（1942）和《锻炼》（1948）。其中，有的作品因为战争关系仅写了一部分，有的作品则全部写完。在长篇小说之外，作者还创作了不少中、短篇小说，例如，为人称道的《春蚕》、《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同时，写于不同时期的散文名篇《白杨礼赞》、《风景谈》、《兰州杂碎》等，也进入了几代读者的视野。一般认为，在茅盾的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早期的《蚀》、《虹》和后来的《子夜》。这些小说，以观察深刻、画面广阔、叙事结构宏大见长，它们以准确、生动和丰富的艺术手段，展现了中国社会二十至四十年代曲折而复杂的历史长卷。有人甚至认为，茅盾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二十世纪上半时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

茅盾的小说，主要是围绕着上海、武汉和四川几个“中心”而展开的。他最成功的一批小说，可以说都与这几座城市和省份关系密切。例如，《蚀》三部曲里的《幻灭》、《动摇》和《追求》描写的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周边地区的各色生活，从各地聚集这里的革命青年是如何在时代风暴之中和之外选择人生的道路的，由于各自的“背景”不同，九江、上海便成为作品“侧写”的内容。《子夜》写的是，在三十年代上海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新兴民族资本家与西方势力、官僚资本家以及城乡工人农民之间的矛盾，全方位地展现了“大上海”这一时期的社会景观，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情绪和生存状况。在我看来，如果要了解三十年代的上海，进而了解当时中国社会某一重要方面的变化，《子夜》应该列入“必读书”之中。当然，怎样把握这部小说的思想价值和审美意义，还须更多接触本时期中国文学的基本走向、情感、展开方式和文人生态等等，不能避开这些综合因素来简单臧否它的实际成就。比较起来，写于日本的长篇小说



的《虹》更带一点“想象”的色彩,但明眼人可以看出,其中还夹杂些法国自然主义小说的某些技巧和心理体验。不过,“四川”和“上海”两地的特征仍然成为吸引读者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主人公梅行素(取五四时流行的“我行我素”的个人主义之意),原为成都一小康人家的女儿,父亲是一家店铺的老板,而她正在一所学校读书。虽然当时成都风气闭塞,但在五四思潮的冲击下,梅小姐依然呼吸到了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传来的自由空气,不再满足于那里死水一潭的生活。恰在这时,父亲因为贪婪柳姓表哥的钱财,强迫她与心仪的男友分手,虽然几经反抗,梅行素最后被迫屈从。然而,更令她不堪忍受的不仅仅是包办婚姻,而是丈夫玩世不恭与及时行乐的荒诞态度。梅行素离家出走后,一度在貌似“开明”的军阀牛师长家做家庭教师,为他的妻妾们授课,但日子一久,她终于发现,自己不过是这位“开明之士”的下一个目标而已。最后,像千万个新青年一样,梅小姐终于决定离开沉闷的四川,到远方的上海去寻找新的光明。在小说中,她穿过激浪汹涌的三峡奔赴上海的身姿和果敢的行动,成为当时无数个有为的四川青年在大时代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一个形象的缩影。如同茅盾其它几部重要小说一样,《虹》令人难忘的还有它对四川山川地貌、风俗人情和人生百态绘声绘色的描写。作家运用他线条清晰和生动的彩笔,描绘了成都铺满青石板的街肆、市民社会纷繁的生活,泸州从上层社会到下层百姓的生动心态,这些,实际为有心的读者留下了一幅二十年代四川城乡的“清明上河图”。它的意义,似乎已不止是文学的审美性,也包括了特殊的文化价值。

在“都市性”、“革命性”和“文化性”之外,茅盾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对大革命时代青年女性的成功塑造。不妨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这么集中地描绘过时代女性的群像,也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如茅盾这样挖掘出如此丰富的心理内容和状绘出千姿百态来。前面说过,茅盾的主要作品跨越了二十世纪上半叶

的整个时期,但是它的“支点”,却是由“五四”、“大革命”、“抗战”等一系列重要事件组成的。他曾表示,他的文学创作感兴趣的是“时代”的“重大题材”,他的目的是为了替自己的历史留下“忠实的记录”。而在这些“大事件”中,青年女性又是最能反映时代变化、情感方式和精神矛盾的一个敏感的载体,所以,她们能够进入茅盾文学创作的中心视域,就不让人感到奇怪了。例如,《幻灭》中的慧小姐和静小姐,即集中了大革命时期很多向往革命的青年女性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特征,热情、幻想、虚荣、脆弱、喜欢冒险、追求有刺激的行动,等等。“恋爱”是构成她们生活和事业的一个“主轴”,而“革命”在一定意义上则成了渲染其浪漫主义色彩的四周的氛围,姑且可称之为“时代气氛”罢。在作品中,静小姐原是来自湖南乡下一个旧式家庭的女学生,她在上海读书,是抱着朴素的动机的。但是,在感情上相当“成熟”的慧小姐的出现,却倾斜了她生活的天平,把她抛入“爱情游戏”的活剧当中。她先轻信抱素,失去了少女的贞洁,经受这一打击后,她放弃学业投身革命,到九江做了一名战地医院的护士,并结识了热情如火的新式军官强猛。到庐山上时,静已由一个天真的爱情幻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颓废主义者。值得注意的是,静走的正是慧曾经走过的那条路:从爱情的渴求到幻灭。而慧的“昨天”,变成了静的“今天”,一代青年女性按照历史的逻辑完成了她们人生的寻找和追求。这一“结果”,对我们了解大革命时代的生活,有特殊的参照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茅盾对这些时代女性心理活动的细致刻画,甚至超出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如《幻灭》中的慧、静,《动摇》中的孙舞阳等,不少经典片断,不仅为五四前后的小说所少有,在此之后的文学作品中,也是难以做到如此的丰富、细腻和微妙的。可以说,茅盾大大提升了青年女性形象在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价值,使她们成为最为难忘的艺术形象之一。

如前所述,文学批评和翻译在茅盾整个文学创作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因篇幅所限,本书没有选入。但是,选了一定篇幅的散文。



过去，凡提到茅盾为数不少的散文，一般人很容易想到《白杨礼赞》，然而，通过这些篇目我们发现，作家一些并不亚于前者，某种程度上甚至“质地”更好的散文，一直被时间所“掩埋”，没有发出它们必要的光芒。例如《大地山河》、《兰州杂碎》，以及早期写于上海的诸多颇有灵性的作品等等。这些散文，让我们感到了另一个茅盾的存在：他在现实的、重大的题材以外，原来对大自然的细微景象也如此敏感；他的情怀原来竟这样奔放、开阔，甚至有一点“放纵”的意味了；他原来，也如此关注某些弱小的生命形态，并给予它们深入的关切和重视，即使是一些被视为“野蛮”、“落后”的东西也不例外；他还有一点“抽象”的感受，这在他的小说中是很少见到和难得的。总之，茅盾的散文变成了作家整个作品世界中的“另类”的文本。在筛选、掂量和淘汰的过程中，这些散文几次都令我“筛”不释手，数次舍弃又数次收回，坦率地说，它们甚至比我选那些通常被认为是他的“名作”的作品，更能引起心灵上的激动和感应。确实，一个作家的“作品”是要经过几代编选者的筛选、辨别和认知，才逐渐露出真正的价值的——而有些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转变，则无形中在降低地位，逐步从研究者的视野中“淡出”。其实，这不奇怪，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如果从源头算起，距我们毕竟只有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而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离现在至少也有两百年以上的时间了。今天的古典文学选本，之所以比较被文学大众认可，具有一定的“经典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因此，在我看来，“时间”这把历史的尺子，不仅适用于茅盾的小说、批评和翻译作品，也适用于其他著名作家的作品。因为，“发现”从来都是文学作品编选者不容推卸的使命，也是他们从事这一工作的根据之一。

茅盾的作品在分析上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不是因为他思想复杂，而是需要在如何掌握评价“分寸”上下一番功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文学史一直是把他置于“鲁、郭、茅、巴、老、曹”这样一个

很高的序列中的，把他作为一位“大家”看待。但是之后，人们对他的评价有所下降、甚至有所苛求。我想这不外是这么一些原因：一是茅盾的文学创作一向是与“政治”（换句话说，就是“重大题材”）关系密切的，而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人们的历史视野发生了变化，这就对作家作品肯定的某些现象产生了质疑。二是因为，他的一些小说中确实有“主题先行”的因素，有些概念化的成分，因此很容易被“放大”为茅盾整个创作存在的问题。虽然有些见解是不全面的，但它作为一个时期的“潮流”，必然会对茅盾研究造成一定的影响。在我看来，这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事实上凡是“重要”的作家都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有可能是来自他的思想，有可能来自他作品的文本，也有可能来自他与时代的某种特殊的关系。但是，正因为复杂，才具有“解读”的意义，他才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史的高度，拓展了我们文学阅读的视野，给人“一览众山小”的赏心悦目的艺术感受。

2002. 9. 30 北京望都家园



目 录



在大地山河之间

程光炜 1

散 文

南行通信(一)	3
云少爷与草帽	11
樱花	17
我的中学生时代及其后	22
秋的公园	30
风景谈	36
白杨礼赞	45
兰州杂碎	51
旧书铺	59
大地山河	66

忆冼星海	72
------	----

小 说

创造	83
林家铺子	111
春蚕	150
幻灭(节选)	173
虹(节选)	207
子夜(节选)	228

